莊子通義

莊子卷第四　　參元朱得之傍註幷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音跛 脫以）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

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
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
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
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
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
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
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何其嚻嚻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麗同)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音墨)索。故天下誘(相引)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

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音翹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聖人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

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篇首合說此乃分說）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通義　此篇只是順其情之自然不容加損而已却多方馳騁鋪張推覓是[illegible]章之技篇首性字屬形不屬理猶曰天生[illegible]各有才能令駢拇枝指是天生此[illegible]用[illegible]於有用之體而使其誇多有才[illegible]爲累耳贅疣亦形之病也以生[illegible]而言者駢枝則與生俱生[illegible]斷明以下四非乎守不[illegible]是[illegible]之詞也蓋曰若此言者人[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是[illegible]告子杞柳栝棬之喻意正類此

義海　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謂德會德性而充之謂形是皆秉乎自然所以導生配道

天立極至誠而不息者也凡在德性之外
皆爲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
道德之正故淡闊立是論爲外篇之首而議
者謂薄仁義爲大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爲高
大而故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
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故
不得不辭而闢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
上道德也何遠夫駢枝贅疣氣之[illegible]聚物[illegible]
齋察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illegible]其[illegible]
形而欲決齒之其爲害愈甚故眞人皆巧[illegible]
喻以桎其惑覩學者心實體會即僞明眞則
天命之理可全人得以生之良貴可復道物
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凡爲吾形
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
亦道之徼也但不徇其跡以求養於物思復
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
已何滋辭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
本皆然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

後引下文多於聰者爲證其論頗正此段發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能各有分量一毫不可強岐故蘇朱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曾史者過於仁學楊墨者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緣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爲駢枝不爲岐長短各足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已之性然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已之樂也與竊詳經文累死當是累尤彼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不爲跂當作岐皆傳寫之悞仁義出於性情非其人者僞之駢枝出於形體累於形者惡之南華爲見世之尚仁者舍已以效人猶迹而忘本故數仁義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爲之不出于安行是攪天下之患爲已憂者也思天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救之而猶不勝以遊焦心以慮豈非決驟救之弊歟

之以浩浩者命而不繫富貴而不止及其
僞發必然則人貨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之之真必有假之之僞惡夫假禽貪者囂囂以爾天下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何三代而下仁義其澆澆浮薄耶夫物之本性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則非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夫常然者其爲曲直方圓不待乎鉤繩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今昔之殊成虧之易道德渾成仁義爲無用矣又何必膠固其跡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位未甚害事也大惑易性則失其常然叛道背德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滿源浸淫已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舉以仁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僞矣天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之所哀也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治是以民安乎性命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

無爲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逐僞喪眞雖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爲是而弗悟其迷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無以異然後爲民上者設爲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之懲之上下俱憊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緣於上下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臧穀亡羊義甚切當且天下盡徇則失其本然之天而滯於一篇之見反指不徇者爲非何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萬世之下耶若白黑漆圜混而一之者以所徇而言舉不免乎有跡聖人猶不逃評議而況跖乎大道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不然惟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以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之外觀之性若太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滯乎偏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曾史離曠特受異

氣工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爲淫僻況劣所短睎所長不至學邯鄲之步者鮮矣故皆不足以爲善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德之正無強跂偏徇之失耳目口之於聲色味也未嘗強遁亦不強閉任其自然而無容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足以撓之人之聰明而至於自聞自見則有異乎世俗之聽明所善在乎自得自適則有異乎世俗之所謂善仁義去而眞性全藏於德而已德主乎中道將來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適亦猶乎人則是同爲淫僻耳賢不肖也奚捧南華自謂上下不敢而安於性命之自得斯爲道德之正也與

附論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篇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意亦存焉內篇既詳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所不當有者

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此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矜自見者之遠於道南華數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俗之迷使之自然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中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爲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已之真漓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爲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真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惟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爲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爲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真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至而本然之聰明

不虧也不隨彼而自闇不見彼而自見其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羡之心則夷跖之賢否判有能辨之者矣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王者之居)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治鬣)之剔之刻(治鼻)之雒(絡同)之。連之以羈(絡首)馽(絆足)。(音棘)編之以皁棧(槽櫪)。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銜下絲綴)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

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

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去規反）。
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
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蒲結）
躠（悉結反）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
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
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
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熈，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

聖人之過也

【標義】此篇意不多而詞費其擬莊之作乎大意只是法立而弊生見至德之治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愚則天性不鑿立法則加損於性外矯揉而爲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介倪云云孟子反其施倪此言介者有夫就也倪者認牧豎也倪倪扼受銜轡馬之所御也介闉鷙詭竊馬之智也

【發揮】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矣何在乎過求過求過貴以損德傷性哉真人爲見世俗澆薄以人滅天不安本然之分而求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下下之事上舉不免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不肖之心應雖嚴刑峻法有所不能禁也請原其端由於上之人好知之過啓其多知而又爲知以救之不亦勞且多事乎欲正本澄源痛革其弊故借馬

立論以明治之所由失覬任治道之君子有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檢飾歎羡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并聖知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爲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皆由之而出焉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與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爲之受害者不少矣若其不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陶埴之論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已能而有心以爲治何以復民性而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前論治道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善治者不然上古至德之世民性真淳而無所企慕衣食足用而無求羡餘山無蹊隧澤無所梁卽民不往來舟車無所乘之謂也羣生連屬草木遂長言其生物繁茂禽獸可羈鳥巢可闚言無心而與物化也由是知鳳巢于閣麟遊於囿

至和感召理誠有之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知德不離而民素樸又惡有君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爲治天下致力於仁義勉強爲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故南華以殘樸毀玉爲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爲聖人之過然而樸王不毀何以爲器仁義不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患乎乏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爲仁義再變而爲禮樂三變而爲刑名至是仁義禮樂徒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爲已任惟恐一夫之失所思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盖出乎性情之眞道德之正在已所當爲者也是謂上德不德不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後世樸散民流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徧𥨊重趼以拯民於水火諄諄善誘以覺民於迷途愛利之而仁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節文之而禮典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

尚適事之宜而爲之制度猶未至甚失也然
而治久則民玩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苛令
嚴則易犯亦勢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
復於混沌者乎此馬跡之所以作旁譬曲喻
之所以繁且廣也末章又論馬之真知亦歸
當篇本意至舉赫胥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
已無爲自得之意䌓見於此則上之人不擾
可知南華引古證今覬復淳風於萬一柰何
世道交喪爭歸於利而不可止至歸過於聖
人豈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
弊不得不反言以矯之而或者譏其爲憤悱
之雄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畧其詞可
也介倪舊音覓睨聲贅牙而義難通今定從
本音言人以知御馬而馬之知介然已見端
倪思爲詭銜竊轡之計則是
馬本無知而人啓其知也

褚氏總論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
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

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埴立論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爲於治而攖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爲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戾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雒以求追風之名步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爲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非悟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教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上下交亂而不息也故淫閑高言以矯之博辭以啓之使天下含僞還眞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恐懟然於世也末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然自樂以證皇王無爲之效後世聖人來以禮樂慰以仁義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南華之論得之

胠篋第十

將為胠（袪劫二音發也）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

則必攝緘縢。固扃鐍（古穴反）此世俗之所謂知

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

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

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為（一閒）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illegible]大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illegible]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

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已上言竊）

（再束前語緒以起下文）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

（加一層）

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

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

多事

三問

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
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
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
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
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
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
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
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

論議攦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裂）（力的反）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突然一句衍文也）削曾史之行。（孝 忠）鉗楊墨之口。（名 言）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大同不見其異）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

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
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
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
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
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
（無求無欲）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
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
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

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四問）夫弓弩畢（有柄網）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外物）。而莫知求其所已知（本性）者。皆知非其所不善（違己之欲）。而莫知非其所已善（從欲）者。是以大亂。故上

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illegible]四時之施。惴耎耳轉反軟息動物附地者之蟲。肖翹小軟飛物蜂蝶翾者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各色實事之民。而悅夫役役費心火勞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多言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通義 此因上篇之旨而歸罪於好智故專論好智無道之害原夫智之所由倡實自聖人始而襲之者違天背道假仁襲義以亂天下之眞故曰絕聖棄知然後可以反朴還淳復於無知而人性不鑿也都見以此乃擬襲莊文者田恒弒君孔子請討在魯哀之世後二十一篇中間見魯哀謂魯少儒此言恒享齊國十二世又楚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

齊魯不得援事在魯哀以後今舉以並譽者
之論是指以爲往昔故事也篇末又謂好智
之亂天下乃三代以下則西漢之言矣故余
直謂此非莊子之文不然莊子年幾四百乎
龍逢四事言聖智之害人蹠事言利人也不
能復天德之良未見不知之知則以識情爲
聖是必利少而害多然今知識無以作聖情
知識所以賊聖也其曰好智而無道則亂使
有道焉則智者神之發也有爲無爲何適而
非此種種之民各稟所長各習所便如農工
商藝補實生理者也或謂得相氣迂且鑿矣
役役務外之擾啍啍務言之多今以役役屬
佞啍啍屬意蓋交互
以見馳騁於言行也

議論 備盜以緘縢扃鐍者世俗之知也穴室
負匱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知造
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盜天和以養形
保神下盜地利以肥家富國何不可者而乃

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希不義之貨而不顧公論之不可逃遺臭之不可掩何其思之甚耶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胠篋之欲充之而而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冰負乘致寇之戒不可不謹也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之雖得國無以自立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墮姦雄之彀中未有不反為所制者後文云為小盜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小盜有誅而大盜無禁禁是豈齊民之術哉既竊國為君而又禁民為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聖知之法守其盜賊之物乎漆園立是論所以誅千古奸雄之心麟經直筆之嚴可以並行于世矣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為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信夫天生忠賢匡君輔國節義所在有死無二

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疏遠
甚則讒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泯終於戮之而
後已吁忠賢之戮姦盜之幸也咎證若此國
其能久乎夫爲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衛
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所資者重故所承不
容輕然其厲階非一日之積必覬其君上之
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機以遂其悖逆之
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爲治如商鞅[illegible][illegible]
者所云一夜一與川谷丘淵之消長也[illegible][illegible]
而盜起魯酒薄邯鄲圍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
爲治重利盜跖也宜矣且竊鉤者受制於聖
知之治之治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之是
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
爲勸懲也信而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爲所奪猶魚之脫淵壞
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之衛
矣此章舉王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以

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與籍末聞祝融以下迹漸可考竊意伏羲以前民性素朴則繩猶未結也故所食皆甘所服皆美樂俗安居何知帝力隣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雞犬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後世遂至延頸舉踵贏糧趨賢棄主去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為偽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明者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信其所已善所不知謂分外求知如測天地間鬼神之類所已知謂已之良知辯尊卑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已自以為非者責人求備之類所已善已自以為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雖若皆精擇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真其出

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是則
日月山川爲之悖爍人民其其能自安乎此皆
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
祖氣之正可爲種於天下者也
褚氏總論是篇以胠篋命題諸解筭及胠
字之義惟林疑獨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胠
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
竊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令滋彰
上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彌周
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
安國覇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
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免乎戮宜矣世間
善惡二塗皆資聖人之道而立然而爲惡
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而害
天下多也可知蓋消長之勢猶唇齒川谷
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爲盜蹠之
利不輕矣爲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

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柰何哉此實由乎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剖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爲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眞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眞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爲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乎過訐覩以激回之馬跡未足盡其辭至胠篋而極矣柰何道大難容徒托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惟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反也吁使任轍世之若子皆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

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

天下始喬(音矯)詰卓鷙而後有桀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猶洶洶)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耶。是淫於色也。說聰耶。是淫於聲也。說仁耶。是亂於德也。說義耶。是悖於理也。說禮耶。是相於技也。說樂耶。是相於淫也。說聖耶。是相於藝也。說知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

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愴攘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通義　此言尚無爲之得蓋示前三篇之歸宿也在者此念知有天下而已不以身心役役於事身貴於天下也宥者寛以待天下不以知力屑屑於人愛天下如身也在則神常存有則事不滯不滯卽化也神則不滯化則不遷喬不平也詰不順也卓特異也鷙殘忍也喬卓指曾史詰鷙指桀跖此篇只不得已而臨涖天下一句足闡抱道者之隱微其情必安於無爲也我以物託於彼曰寄彼以物寄於我曰託貴身如貴天下則天下雖託於我我不利之矣愛天下如愛身則我雖寄於天下天下不外之矣此二句只形容無我之義能無我雖有爲亦無爲也解五藏神散而氣血不聽屬也擢聰明外物淆亂而耳目無管

非也尸居無爲也而純陽無私之體常自然淵默無言也而一陽之復常自聞如此者其動不以形惟神而已是以念念惟天天自不違也此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順帝之則義相近此則就自已所獨見者爲言炊累古語也炊蒸也猶相感也累生生之多也其義謂萬物圓於無爲之德各以氣類自相熏蒸至於繁阜猶日茂育也

[illegible]在者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矜而恤之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拱乎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畎畝之中性不淫而德不遷形聲和而天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自三代而下洶洶然以賞罰爲事使民無以安其性命之真至戰國縱橫則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畏矣南華立在宥之論有心於復古者與人處世間日與物接過有逆順喜怒不盡忘在乎調之適宜發而中節不失乎同然之情而已若過喜過怒猶天地偏陰偏陽

則寒暑爲之失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本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喬亢其行窮詰其辭卓異驚勇於事爲之間善者爲曾史惡者爲桀跖舉天下不足以爲勸懲何暇安其性命哉任治道者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翛拳拳在念覩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雖款說而心則義責也豈可以迹其而輕議哉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皆於人爲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則亡之不爲失存之不爲得也若心有所悅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所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臠卷傖攘而亂天下也傖攘二字諸解並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晃增韻以傖攘之攘附儜字條引爲莊子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傖攘上音傖任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此證文傖攘字皆以亂釋之則當奥狄矣

傖攘音訓同臠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傖攘謂馳驟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天下猶叅而尊惜之齊戒以言則神其說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儛之則樂之無厭其惑不可解矣吾奈此何哉此蓋歎之辭不得已而臨涖道而後動也莫若無爲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爲天下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爲天下則能親其民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不必分輕重無解於五藏歛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擢其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真也是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已涵養之功以育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爲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天下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

曰。汝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其胈。音跋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

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今)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苦咸反)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械)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桁中楔楔）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音虛交反）矢（箭）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通義】此承上章何暇治天下意發問荒舉證無爲也欲臧之必有作爲以攖之無攖之用惟順之而已排下驕也進上詣也言人心好利好勝視勢而縱情每如此上下囚殺句承排進意上下抑揚起伏也囚殺拘縶裁割也形容排進之心爲累之狀或以綽約降伏剛強或以圭角入乎彫琢皆勉强順從是以胷中冰炭一瞬息之間而神馳無際一念起伏居若淵靜動若縣天憤激亢戾而不能自制此人心之不可攖也自昔者至脊脊大亂言

人心之弊蓋所謂賢者至攘臂乎桎梏之
間言今日之俗意以下則歎其迷而不悟也
心無愧而事不知恥又原攖人心而不悔之
故無愧則不知前日之非不知恥則不改後
來之轍也故又曰
甚矣吾不知云云
【註說】天下不治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臧
然後用藏之之術治術之設與於中古並
之君而弊於後世之狗迹者所謂木植之性
豈儀中規矩鉤繩哉權罷不明人心本具至
善乃欲以政治羈人下之心老聃告以但勿
攖之足矣何乃御爲以善之令人心之弊多
矜拆下尊高所以至於爭競因殺而不知縛
約所以爲禁制強之道遂靡斷其鋒雕琢其
質喜怒外爍冰炭內攻一點沖和幾何而不
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亭靜飛揚天
淵不足爲瘠此所謂僨驕而不可係者也上
古無爲君民各適屢混茫而得澹漠焉黃帝

爲治始以仁義攖人心至堯舜則政治畢具攖之愈深攖之既深犯之必力故不免施四凶之誅而天下大駭恩害相生理之必至者也上有不同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而無以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釿鋸椎鑿之禍興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以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殊死者相枕於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爲治者乃始攘臂乎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繁劇而善治亂也殊弗悟治亂之由實爲自召無異置人於塹溺而後褰裳以拯以爲恩非惟使遭困厄而已亦勞且憊矣由是知世所書聖知仁義未必不爲桁楊桎梏曾史楊墨未必不爲桀跖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斯爲不治之治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原本脫年字)令(不消之辭)行天下。聞廣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

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爲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注^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此^而下爲王失吾道者^此^上見光^生^而下爲土^死^今夫百昌^物成無窮曰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合明^吾與天地爲常^合德^當我緡^音泯^乎遠^合也^

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通義　言問者物之質言不必問也官者物之殘言不當問也雲氣二句只形容氣不寬和與前篇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意同窈冥者至道之體昏默者造道之極此道之虛也無視無聽一氣抱神自然靜者形將自正此身不治而本治神之虛也必靜必清三句言用功煉神合道之虛也目無所見三句言煉形合神也前言乃可長生神也後言形乃長生形也此用功次第也慎女內承必靜必清三句意閉女外承目無所見三句意戒辭也內慎則根清靜外閉則塵清靜也我為女四句乃言我今日此言為女直發盡陰陽之極與女同還太虛也大抵天地陰陽萬象各有其職不必參之以我但慎守女身如上所云民人自得其養羣生自得其遂矣是以我惟守此一之虛而與物無乖戾故久而不衰也前

言收精佐穀官氣遂生者善守身之餘事但在本末先後之間耳彼其物無窮至篇終只是言自家將還造化與他人之死不同也千二百歲而入無窮之門形長生也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而獨存者神之長生也

釋空同一作崆峒司馬舊註云當北斗下山爾雅北戴斗極爲崆峒山自古雖有此山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斡運萬化山戴斗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之中喻人之一心虛中以制外善居之者物莫不聽命焉又以人心中無所有而無適不合故以名山廣成子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道答以天地之精渾淪曰質陰陽之氣已判曰殘女所欲問者猶近乎道女所欲官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何足議哉黃帝退而閒居復往問治身之道始告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地有

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內而言使人善求之于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原則亘古窮今可也自有天地陰陽則有人有物古乎今乎前乎後乎巧歷莫莽斯爲無窮無測而人以爲終爲極者以形化觀而不觀其不化者耳上爲皇而下爲王此以得道而言不在有位而稱也故雖時有不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爲上言失道之人精魄化爍火骨肉歸塵土是爲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也百昌之生上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道無得失物有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爲化令將去女言我不歸土而升於太虛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矣當我近我者緒乎與道合也違我背我者皆乎冥漭無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而我獨存此我非凡欸百歲之我乃清靜明妙虛微靈道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翁性二聖觀書

[illegible]異義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篇別白若此後世薄俗好奇尚怪設為奇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與冰車於火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所自生哉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成遺訓拜以發余之狂言或將有以狂而取之者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

通篇只解此意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

浮游猶泛泛。猖狂猶自恣。鞅掌猶擾攘也。即遊者紛紜云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

沉吟

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但）處无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氣同）乎涬（戶頂反）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此上言物自化）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淵默非但不言）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

辭而行

【通義】此與上段皆言無為之化雲將鴻蒙擬名以寓言也倘然或一止也贄然特一出也皆就游行之中而見此一變之貌也拊髀雀躍猶今孩童以兩手拍兩股且跳且行而嬉樂也天氣不和四句與在宥篇陰陽并毗三句黃帝立篇雲氣不族而雨三句意同只是變換文句而已不知所求不知所往無求無往也觀無往復其真也不得已於民欲辭謝之而不得今乃為民之所依不得不任其責矣蓋有心立法以為治則亂真常之道是以天地不位萬物不育也玄天深遠無涯自然之道猶曰於穆天命也非成猶曰不位也意毒哉意其心中煩亂不寧也意者惟在心自養耳隨體至無觀靜心養之方只是無為而已倫與物忘人倫庶物皆歸忘不見形[illegible][illegible]言我忘親親忘我我忘天下天下忘我[illegible][illegible]

知有爲出於心神解心釋神則窈冥怳惚無功可措故曰漠然無魂卽所謂塊然以形立也萬物云云至不離言物自化也不曰養心而曰心養則不落騎驢覓驢將心捉心之弊後世持志操心辨志求心諸說可辨矣凡此無爲物化之機皆出自然不用吾知者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纔加一知卽有意矣此語指點大同之道衆精彼此立而名生好惡起而情見無問無窺則任物之自然矣物不自生哉默乃德之功德乃默之成此篇三意字皆不決之辭蓋深疑有知有爲之弊而重贊無知無爲之得也實則本於心養之一訣是訣也豈惟讀莊子者所當知

鴻濛 雲將施雨澤調陰陽者過扶搖之枝喻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元氣雀躍而游言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以譬聖君在宥之化雲將願合六氣以育羣生不免

於有心與前章取天地官陰陽義同鴻蒙以不知荅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洎再遭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往言求諸已而足不在遠問他人浮遊於世執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藏箴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道逆物理敗其默默之天故飛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毒訓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休乎無復多問雲將心疑未釋在頻開一言鴻蒙告以汝所疑者爲心失其養心者神之舍養以無爲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養心之訣至極則養亦志矣萬物紜紜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弗失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闚情皆屬乎知倘能絕此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

斗哉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爲
降德在仄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爲已
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
蓋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
之神人使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

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

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此處意脈不貫）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此下全類揚子法言）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

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意表】此段又原不知無爲之化而偏知自滿者之爲害也玩其詞氣義理或東漢已後擬

莊者意以莊文辭事法而薄仁義若魚之樵
過耳文辭平易與時文不遠惟挈汝適復之之
撓撓一句欠明暢舊疑有缺文姑與就文強
解大人者處乎無響猶拱穆清也形乎無方
無在而無無乎不在也其教足以配天下由其
神挈形軀往來於世俗之中而實造於天地
之先也挈指神就天地公共者言汝指形就
一人之自有者言適往也復來也之猶於也
撓撓世俗之擾擾者此句猶佛氏言終日指
與死冕走來走去也稱頌評論其形軀雖同
於衆人而大人則無已也況外物乎自若形
之於影至與日無始皆言大人無己之義天
人主臣之道只是有爲無爲亦在一念之間
非言職位也謂相遠者見於勞逸也誠以無
爲爲心雖有爲卽無爲矣況君用臣臣成君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何遠之有縱扭於勢分
亦止勞心勞力之異勞心似逸而非逸勞力
非逸而得逸蓋君無更代臣有分司心無止

息事有始終例以大宗師首篇之旨余故謂其擬莊也

義海　惡異而喜同重已而輕彼此世之常情以出衆爲心者也衆同已而喜之則已與衆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爲人之國是覽已往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其存人之國王萬有餘喪矣乃再唱奇筆悲夫有土者之不知甚警其爲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爲物役矣儻能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坐有斯道非至貴而何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隨抑隨答不違民願爲天下配則不敢爲主而爲客應出乎感非求應也處乎無響言居無不在也響字舊無他音以與下文不協宜讀同嚮方也養生主素然嚮然讀同嚮應帝王嚮疾強

梁舊註云如嚮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嚮字混淆差誤耳行乎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主在動而化物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無始終也頌論猶議論議論大人之形容合乎大同與道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之義諸解多着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文說之不通大人則無已已既無矣何物足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造乎道是以未能忘物而所覩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者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覩無之人而尊之覩無則絕學而至於道猶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也能覩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爲友非過論也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象類揮斥八極出有入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

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卽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之義次敘事法仁義禮德皆不可不爲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缺者也繼以一而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畢揔縱在我前八者之存亡無益損焉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之表結以神而不可不爲者天言其皆出乎自然也自觀於天而不助亂序前十條以歸於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持守不至泛然無統也至精莫過乎道至粗莫過乎物末又舉物者莫足爲而不可不爲然則物之於人難去者矣但能明乎天通乎道純乎德則不待去物而物自不能爲之累矣關尹子云聖人不去物去識雖不通乎道者無所作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別以明君臣之分倘元氣之判爲陰陽也陰陽之迭運天人之相因蓋不可偏廢此云相去遠矣則又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爲人臣

有也孰謂南華之論一於清虛而無關治道哉

褚氏總論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有衆爲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爲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爲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忽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析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爲政者不勝其勞而民亦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爲撓民之具此南華之所以願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於搶攘人心不至於囂疑從容無爲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言明乎爲治

者罪在攖人心此析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爲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爲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爲中此所以爲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敘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侔根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若尺之分正其所當爲者耳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莊子外篇第四卷終